

北周独孤宾墓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关键词:咸阳 北周 墓葬 独孤宾

KEY WORDS: Xianyang Northern Zhou Burials Dugu Bin

ABSTRACT: The *Dugu Bin* tomb is located at the Longzao village in Di Zhang town of Weicheng area, Xianyang. This tomb is preserved very well and entirely and yields abundant funeral goods. Since the adjacent area had been a cemetery privileged only by Northern Zhou high elites, the discovery of this burial can play a key role in studying the cemetery of *Dugu* clan in comparison to *Dugu Xin* and *Dugu Luo* tombs.

2007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配合西安北郊至咸阳国际机场的专用高速公路建设中,发现墓葬100余座,并对其进行发掘清理。其中北周独孤宾墓较为重要。该墓位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高速公路专线西端,此处原属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龙枣村。工地编号2007XJGM10,东距M9约30米,西距M11约20米(图一)。

该处地层关系清楚,可分三层:①耕土层,厚0.3米,土色呈灰褐色,土质较疏松,内含较多植物根系、草木灰、砖、瓦碎块等。②扰土层,厚0.45米,呈浅褐色,土质较硬,内含砖、瓦小块、小石块、瓷片等。墓葬开口于此层下。③圪土层,厚0.45米,呈深褐色,土质较硬,呈颗粒状,内含小石块、料礓石结核、白色菌状丝、腐植质等。该墓打破此层,以下为原始黄色生土。现将

该墓发掘情况介绍如下:

一、墓葬形制与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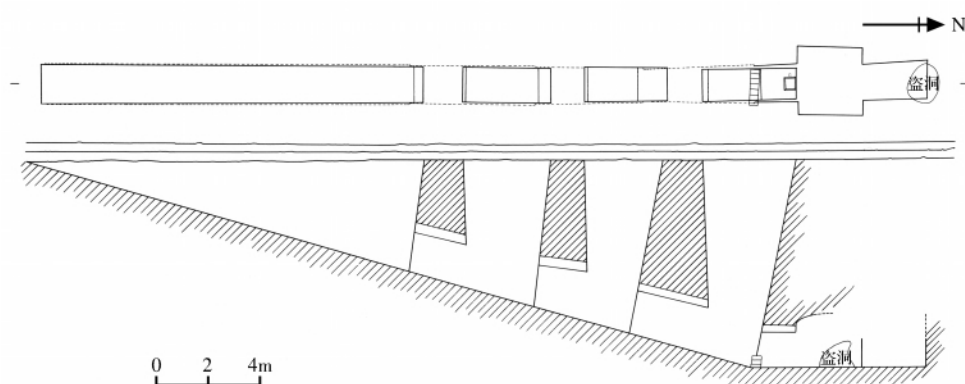
该墓坐北朝南,方向 175° 。系斜坡墓道多天井双室土洞墓,平面呈“中”字形。墓葬水平总长32.7、墓道开口距现存地表深0.8米,墓室底距现存地表深8.25米。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封门、前室、后室等部分组成(图二)。

1. 墓道 位于墓葬最南端,北连第一过洞。平面呈长方形,土圪斜坡式,坡度 20° ,坡面踩踏平整光滑。东、西两壁北部从开口至坡底微向外扩,形成口小底稍大,壁面原经铲平修整,较平整光滑。北壁从开口至坡底微向南倾斜,壁面原未作修整,略显粗糙。墓道内填较松散的五花土,未经夯打。其水平长14.5、坡底长14.75、南端开口宽1.45、北端开口宽1.3、坡底宽1.5、北壁从坡底至原始开口深4米。

2. 过洞 3个,第一过洞南接墓道,其余由南向北依次与三个天井相间。平面均呈长方形,拱顶土洞式结构。三个过洞入口处东、西两边各有0.04米的收分,收分面涂白灰,以示门洞。门洞口拱顶上有刻划的洞楣,洞楣为半圆形,宽约0.35米,其上先涂抹一层白灰面,再刻划图案。图案组成为四(层)个半圆形,上下两个半圆呈白色宽带,各宽0.05~0.07米;中间二层半圆内各刻划23个栉齿纹,刻划深度为0.02米(图



图一 独孤宾墓位置示意图



图二 独孤宾墓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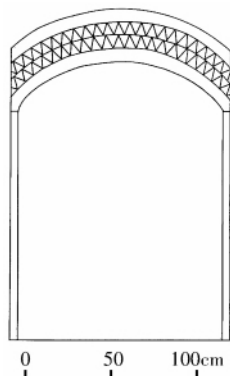
三)。各过洞地面亦为斜坡底,坡度同墓道,坡面踩踏平整。过洞的东、西两直壁原经铲平修整,壁面竖直光滑,从1.5米处起券,拱顶弧高约0.4米,顶面平滑,有部分塌陷。过洞内均填松散的五花土及少量塌土。

第一过洞 水平进深1.9、宽1.4、通高1.9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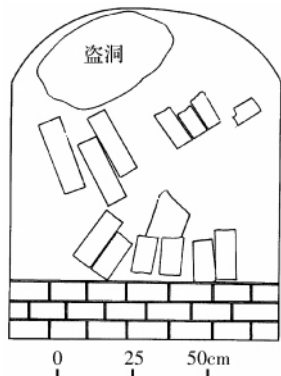
第二过洞 水平进深1.75、宽1.35、通高1.9米。

第三过洞 水平进深2.65、宽1.25、通高1.9米。

3. 天井 3个,第一天井南接第一过洞,其余由南向北依次与第二、三过洞、甬道相间。三个天井平面均呈南北向长方形,土圹竖穴式结构。每个天井的南、北两壁从开口至洞顶均斜下收,纵剖面呈口大底小的漏斗状。东、西两壁基本竖直,底部微见拱顶。天井四壁面原未作铲平修整,略显粗糙。天井下过洞亦为斜坡地,坡度同墓道,坡面踩踏平整。东、西两壁原作修整,平整光滑,起券高度同前过洞。天井内均填松散的五花土,未经夯打。



图三 第二过洞正视图



图四 封门正视图

第一天井 开口南北长3.3、东西宽1.35,南壁从洞顶至现存地表深3.25、北壁深4.1米。

第二天井 开口南北长3.05、东西宽1.25,南壁从洞顶至现存地表深4.3、北壁深5.1米。

第三天井 开口南北长3.45、东西宽1.15,南壁从洞顶至现存地表深5.75、北壁深6.5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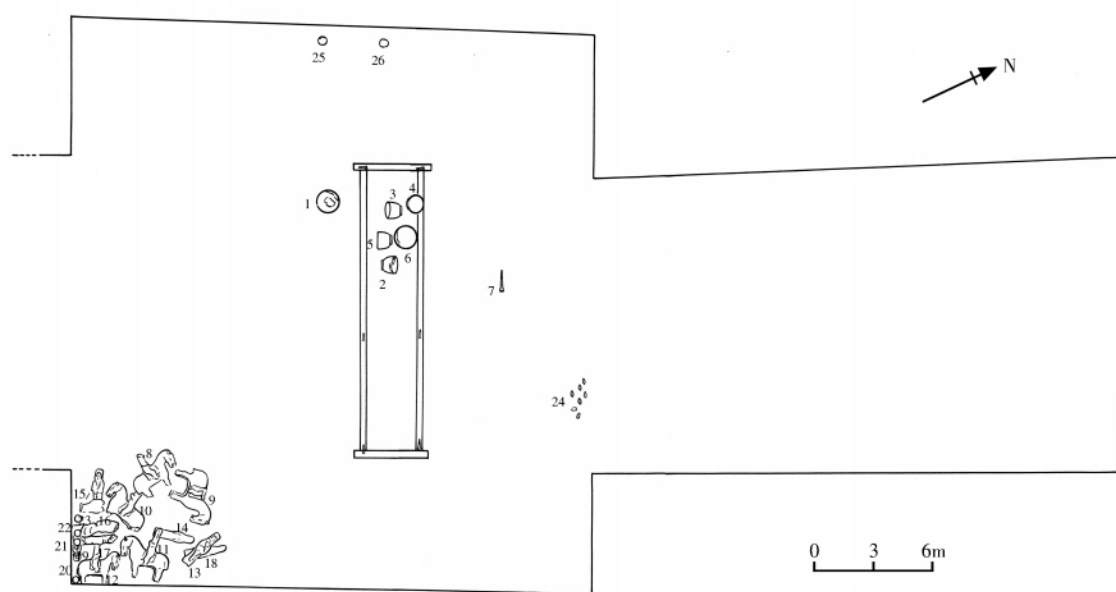
4. 甬道 南接第三天井,北连前室。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结构为拱顶土洞式。甬道入口处东、西两边各稍有收分,地面平整光滑,与墓室地面平行。东、西两壁原经铲平修整,并涂抹一层白灰面。两直壁从1.3米处起券拱顶,拱顶弧高约0.25米,顶面亦光滑,并涂抹白灰面,经盗扰,拱顶大部分已塌陷。甬道内填大量淤土及塌土。其水平进深1.6、南入口宽1.3、北部宽1.4、通高约1.6米。

5. 封门 位于甬道入口处,为土坯封门。由于盗扰破坏及渗水淤积,封门上部结构已被扰动,仅存底部三层土坯,结构保存完整。封门墙是用土坯丁向错缝平砌,每层用土坯6.5块。其面宽1.3、墙体厚约0.35、残高0.28米,从实际发掘观察,封门原始高度当与甬道等高。所用土坯为草拌泥制作,呈深褐色,因长期渗水浸泡,已与甬道内的淤土粘合成一体。土坯规格为长34、宽18、厚7.5厘米(图四)。

6. 墓室 该墓为前、后双室。

前室 南接甬道,北连后室。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结构拱顶窑洞式。前室地面平整,四壁平直光滑,上涂抹一层白灰面,经长期渗水冲刷,已残损不全。东、西两直壁从1.6米处起券拱顶,拱顶弧高约0.35米,拱顶面亦涂抹白灰,部分有塌陷。内填大量淤土及塌土。其水平进深2.35、南壁宽2.6、北壁宽2.45、通高1.95米。

后室 在前室北壁中部开挖后室。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结构土圹窑洞式。东、西、北三壁原作铲平修整,壁面平整光滑,未涂抹白灰面。地



图五 墓室器物分布图

1、6. 瓷碗 2~5. 小瓷杯 7. 簪导 8~12. 风帽骑马俑 14~15、18~19. 笼冠俑 17. 小冠俑
20~23、25~26. 陶鼓 24. 小石珠 27. 持箕俑

面平整,与前室地面平行,由于后室位于盗洞下,顶部已全部塌陷,东、西两壁的起券高度及顶部结构不清。内填少量淤土及从盗洞内填入的五花杂土。其水平进深2.4、南端入口宽1.28、北壁宽1.35米,原始高度已不清。

二、葬具葬式

该墓为一木棺单人葬,棺具原纵向置于后室内,在后室填土中,发现少量黑色朽木灰迹及锈残的铁棺钉,由于多次盗扰,棺具结构已不清。

墓主骨架保存极差,在后室地面仅见散乱的黄色骨粉末,在前室西部发现有墓主头骨残块,葬式已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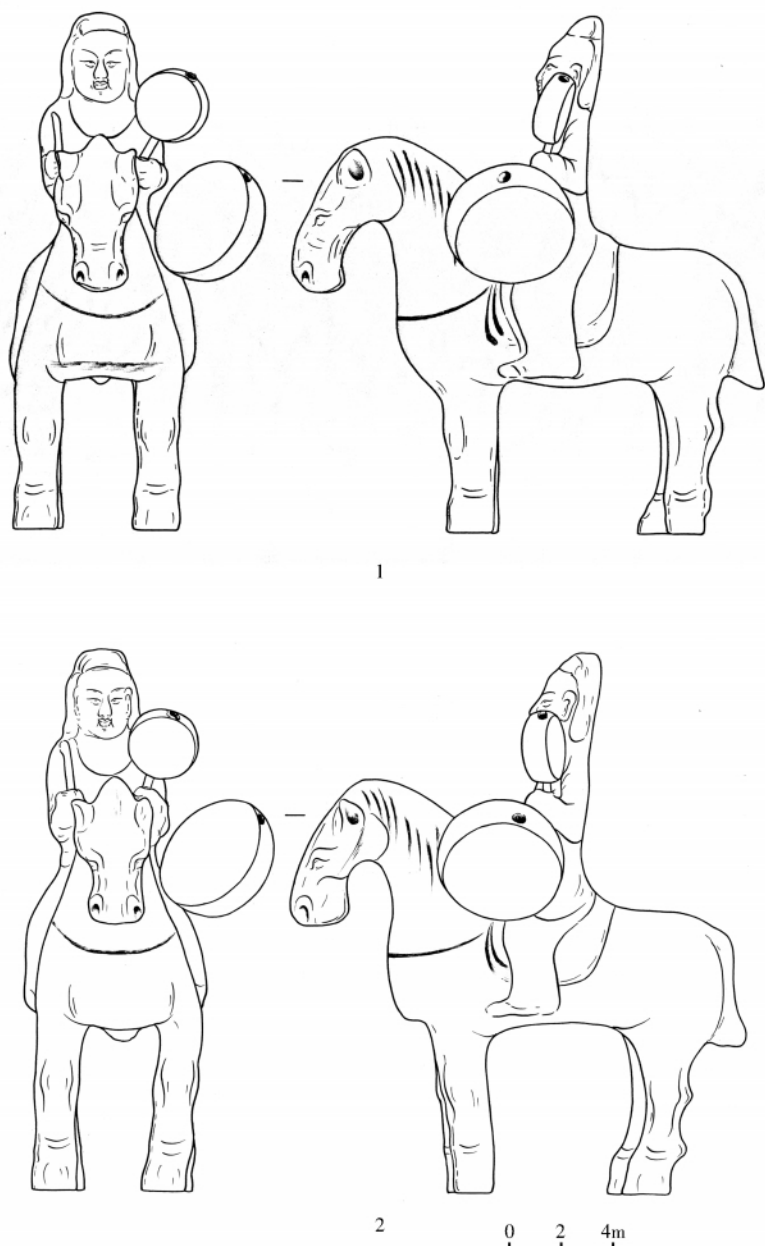
三、遗迹与随葬遗物

该墓已严重被盗,发现盗洞三个:一个位于甬道入口左上方,呈椭圆形,将封门打穿后斜向延伸到前室,由于已塌陷,大小尺寸不清;第二个盗洞开口沿用第一个盗洞口,斜向延伸至前室西北部,呈圆形,径约1米,已将前室西壁北部破

坏。在前室内发现有盗掘者遗弃的铁探铲、装白醋用的玻璃瓶、喷雾器充气瓶、圆头铁钎等;第三个盗洞位于后室东北部,略呈圆形,径约1.1米,深至墓底,已将后室内文化遗迹完全破坏。在后室地面及盗洞填土中,发现有白塑料皮电线、3个四棱锥状长铁钎等。由此推测,此墓近些年被盗。

在前室中部,发现一长方形木器灰迹,灰迹呈灰白色,底部结构明显,其长120、宽30、木板厚2.5厘米。在灰迹上叠压有几件瓷器,周围有角质簪导、石珠等,以此推测,该木器可能为盛装瓷器等用的木箱,因盗扰已散乱。

该墓出土随葬遗物共28件(组),按原摆放位置可大体分为四组:第一组为墓志一合,位于甬道内,墓室入口处;第二组在前室入口处东南角,放置陶立俑、骑马俑13件,这组文物似未经扰动;第三组为前室中部木箱内及周围的瓷器、角质簪导、石珠等。第四组是在前室中部西壁下,发现2件建鼓,推测此处原置有骑马击鼓俑等,已被盗。出土所有随葬品按其质料可分为陶器、瓷器、石器、角器等(图五)。现按其质类分述如下:



图六 风帽骑马击鼓俑

1. M10:10 2. M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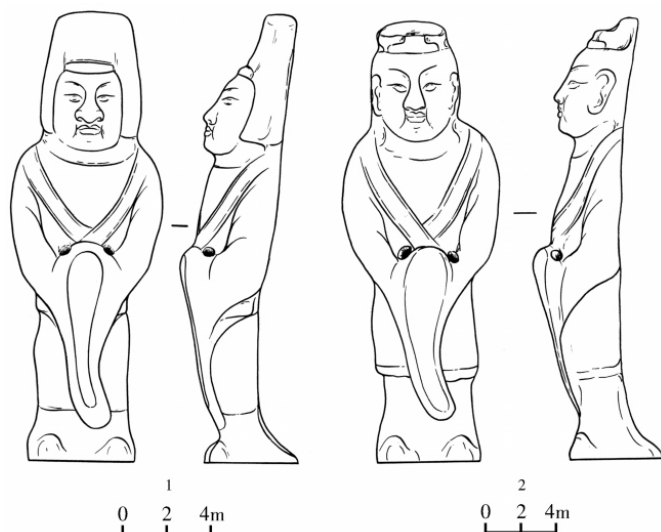
1. 陶器 共 19 件(组)。器类有风帽骑马击鼓俑、笼冠俑、风帽俑、小冠俑、执箕俑等。有 1 件骑马俑仅残存四个马腿,未编号。

风帽骑马击鼓俑 11 件(组)。编号 M10:8 ~ 12、20 ~ 23、25 ~ 26,其中 M10:20 ~ 23、25 ~ 26 为 6 件大小不同的两种建鼓,属骑马击鼓俑的附件。组合成完整者仅 5 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均为泥质红陶。骑俑为单范模制,背平实心;马身为

左右合范模制,体中空;马四腿、建鼓为合范模制,实心,各分件后粘、插接成一体。标本 M10:10、(含 20、22 大小两个建鼓),骑俑头戴风帽,帽帛护耳覆肩。面相浑圆,细眉眼圆睁,高鼻阔翼,小嘴紧抿。上衣为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下裳筒裤,脚穿尖首履,端坐于马鞍桥上。两臂曲肘,双手抬起置于胸两侧,右手执鼓锤,左手执小鼓,左腿前斜插一大鼓。鼓均呈圆饼形,上有插孔,原似用木芯相插接。小鼓径 2.5、厚 1 厘米。大鼓径 4.6、厚 1.3 厘米。俑的风帽、上衣、下裳、建鼓等均施红彩,面容白彩。马俑挺颈勾首,面宽扁,锥状双耳上竖,二目突睁,鼻孔翕张,宽嘴紧闭,无络髻饰。马为辨长鬃左披,体肥臀圆,四腿如柱,直立于地,宽扁尾缚扎下垂,尾尖上翘。背上置鞍桥,鞍下铺鞞。马通体施白彩,用墨笔勾勒出长鬃、攀胸、鞞带、鞍鞞等。通高 20.5、体长 17 厘米(图六 1;封三 6)。标本 M10:12(含 21、23 两个建鼓),形制同上。通高 19.2、体长 18.2 厘米(图六 2;封三 7)。

笼冠俑 4 件。编号 M10:14 ~ 15、18 ~ 19,其中 M10:15、19 两件双脚均残佚。4 件形制大小相同,泥质红陶,单范模制,背平实心。标本 M10:18,俑头戴宽扁笼冠,冠顶高耸,内衬介帻,冠帛护

耳垂肩。面相长方浑圆,剑眉倒竖,二目圆睁,高鼻阔翼,鼻孔扇张,阔嘴紧抿,下颚上翘,脖粗臃肿。上身穿大交领袒胸阔袖长袍,衣襟加宽襴,内衬圆领衫,腰系宽带,下裳宽口裤拽地,脚穿笏头履。两臂下垂,双手隐袖内合抱于腹前,双手心各一个相对斜插孔,原持物已佚。俑笼冠施黑彩,上衣施红彩,其余均为白彩。通高 16.3 厘米(图七 1;封三 4)。



图七 出土陶俑

1. 笼冠俑(M10:18) 2. 小冠俑(M10:17)

小冠俑 1件。标本 M10:17, 泥质红陶, 单范模制, 背平实心。面相、姿势、服饰、色彩等与笼冠俑基本相同。唯头戴黑色小冠, 冠顶前平后高, 中贯簪导, 红色过膝长袍, 衣襟下摆加宽襕, 脚穿尖首履。通高 16.6 厘米(图七 2; 封三 1)。

风帽俑 2件, 编号 M10:13、16, 16号双脚已残佚。均为泥质红陶, 单范模制, 背平实心。2件服饰、手势稍有不同, 可分二型。

A型 1件。标本 M10:13, 俑头戴风帽, 帽顶圆弧, 帽帛护耳覆肩。面相浑圆, 细眉小眼圆睁, 高鼻小翼, 嘴紧抿, 尖下颏。颈围项护, 上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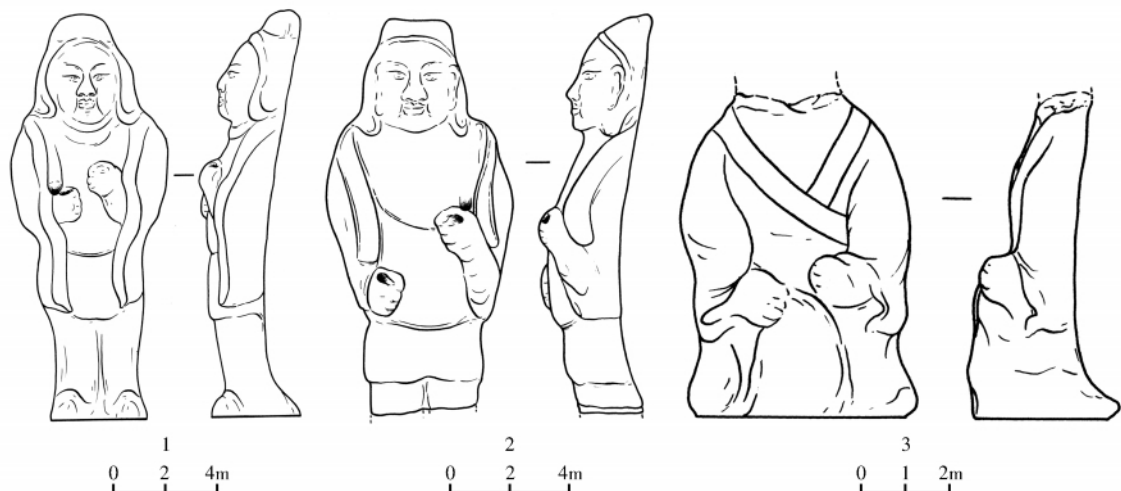
外披袍, 领带未系垂肩两侧, 内衬圆领窄袖及胯长衫, 腰系窄带, 下裳宽口裤拽地, 脚穿尖首履。两臂曲肘, 左手握拳上置于胸前, 右手握拳下抱于胸侧, 拳心有插孔, 原持物已佚。风帽、披袍施红彩, 其余均为白彩。通高 15 厘米(图八 1; 封三 2)。

B型 1件。标本 M10:16, 俑头戴平顶风帽, 帽帛护耳覆肩。面相方圆, 弯眉细眼, 高鼻阔翼, 小嘴微张, 粗脖颈。上身穿及胯窄袖披袍, 宽袍带未系, 垂肩两侧, 袒胸, 腰系窄带, 下裳筒裤。左臂曲肘, 左手握拳于胸侧, 右臂下垂, 手握拳抱腹侧, 两拳心各一插孔, 左腋下亦有一插孔, 原持(插)物均佚。风帽、披袍施红彩, 其余涂白彩。残高 12.6 厘米(图八 2; 封三 3)。

持箕俑 1件。标本 M10:27, 泥质红陶, 单范模制, 背平实心。俑头已残佚, 身穿交领左衽阔袖袷衣, 衣襟加宽襕。双膝平跪于地, 双手持半圆形箕, 箕外翻, 口向下。通体施白彩地, 袷衣涂红彩。残高 7 厘米(图八 3; 封三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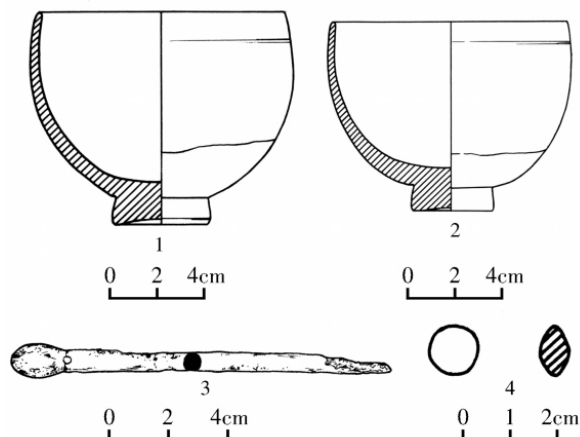
2. 瓷器 共 6 件。均为轮制兼手修。器类有碗、杯两类。

碗 2件。编号 M10:1、6, 2件形制大小相同。标本 M10:6, 碗直口, 方圆唇, 深腹微鼓, 腹内底心大内凹, 圆饼形小假圈足, 足心内凹, 足沿有一圈支垫痕。外壁口沿下饰一圈阴弦纹。碗内壁、外壁上部施青绿釉, 釉色泛白, 釉层较厚,



图八 出土陶俑

1. A型风帽俑(M10:13) 2. B型风帽俑(M10:16) 3. 持箕俑(M10:27)



图九 出土器物

1. 瓷碗(M10:6) 2. 瓷杯(M10:4) 3. 簪导(M10:7)
4. 小石珠(M10:24)

晶莹明亮,釉面布满细碎冰裂纹,腹下部、内底心有聚釉现象。外壁下部及圈足露胎素烧,胎壁较薄,胎色灰白,淘洗精细,质坚细密。通高8、口径10、腹径10.3、圈足径3.5厘米(图九 1;封三 9)。

杯 4件。编号 M10:2~5,4件形制、施釉方式、纹饰、胎质等与碗完全相同,唯器形较小,青绿釉色较浓,杯外壁下部有一支垫痕,胎质内有零星砂粒。标本 M10:4,通高6.7、口径7.8、腹径8.4、圈足径3.1厘米(图九 2;封三 8)。

3. 角簪 1件。标本 M10:7,角质,雕刻磨制而成。器呈圆锥状,簪帽呈扁圆球体,束颈处有一穿孔。器表原抛光,现已钙化。通长9.7、帽径0.9厘米(图九 3)。

4. 石器 2件(组)。器类有石珠一组5枚,墓志一合2件。

小石珠 一组5枚。标本 M10:24~1~5,青石质,磨制而成。器呈铁饼状,面抛光,无穿孔。径0.8、厚0.5厘米(图九 4)。

墓志 一合2件。标本 M10:28~1~2,青石质,由盖、志两部分组成。志盖:方形,盖顶,面抛光,斜面、立沿均素面无纹,盖顶面中间减地篆书阳文铭二行6字。盖边长48、盖顶边长32、厚11.5厘米(图一〇)。志石:方形,面及立沿磨光,立沿素面无纹。面上刻较清晰的阴线棋盘格,纵横各28行列。志文书体楷书,满行28字,共746字。志石边长48、厚14厘米(图一一)。



图一〇 墓志盖拓本(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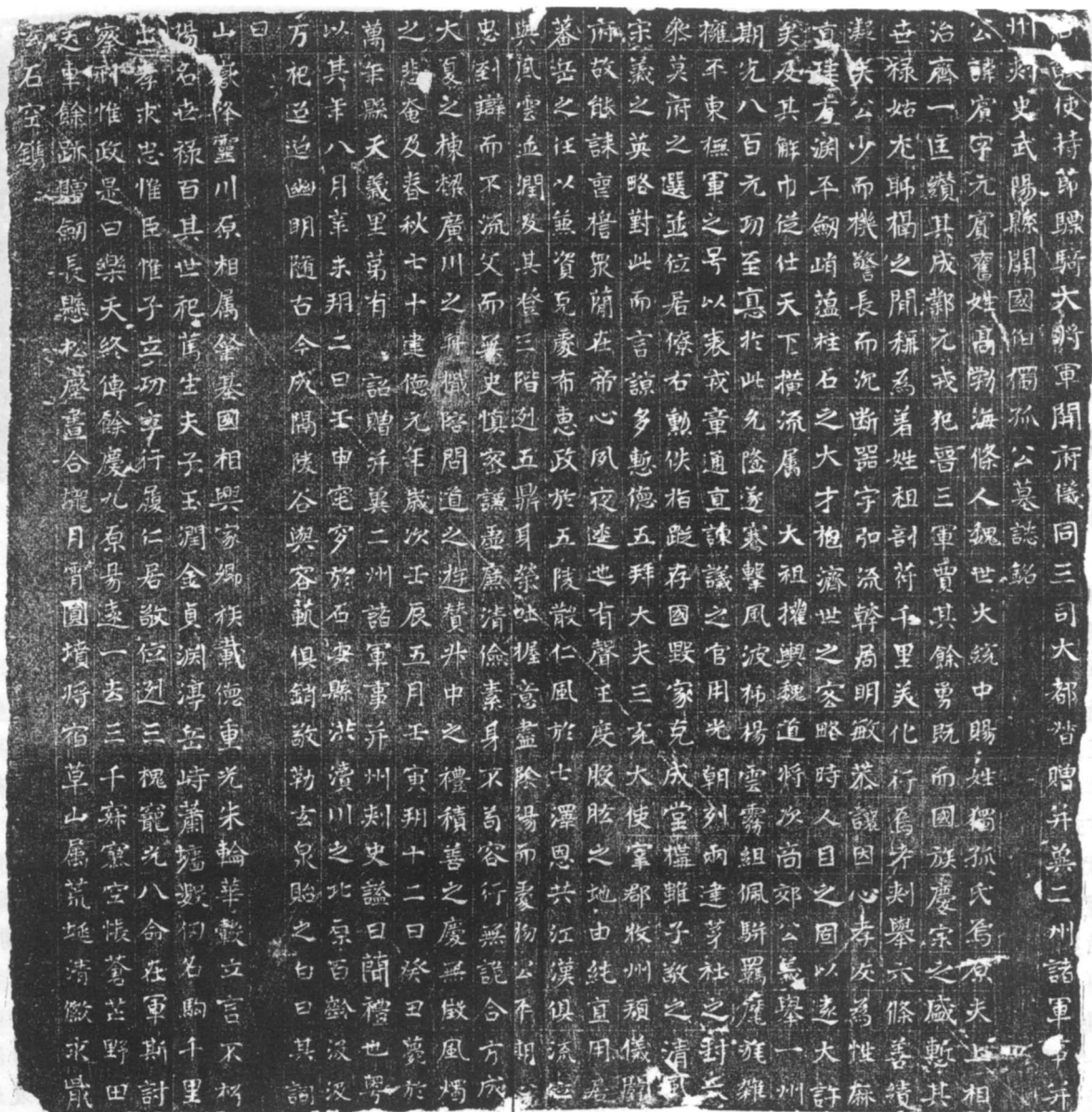
现将铭文辑录如下:

盖铭:武阳简公墓志

志文:

周故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大督都赠并冀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武阳县
开国伯独孤公墓志铭/

公讳宾,字元宾,旧姓高,勃海蓆人。魏世大统中,赐姓独孤氏焉。原夫上相/治齐,一匡纘其成邲;元戎犯晋,三军贾其余勇。既而国族庆宗之盛,惭其/世禄;姑尤聊橘之间,称为着姓。祖剖符千里,美化行焉;考刺举六条,善绩/凝矣。公少而机警,长而沉断,器宇弘流,干局明敏。恭让因心,孝友为性。麻/直珪方,渊平剑峭。蕴柱石之大才,抱济世之宏略。时人目之,固以远大许/矣。及其解巾从仕,天下横流。属大祖权舆魏道,将次商郊,公义举一州,/期光八百,元功至德,于此允隆。遂蹇击风波,柳杨云雾,组佩骈羁,麾旄杂/拥。平东抚军之号,以表戎章;通直谏议之官,用光朝列。两建茅社之封,六/参莫府之选。并位居僚右,勋佚指踪,存国毁家,克成堂构。虽子敬之清风,/宋义之英略,对此而言,谅多惭德。五拜大夫,三充大使,宰郡牧州,规仪辟/府。故能诛丧誓众,简在帝心。夙夜逶迤,有声王度。股肱之地,由纯直用居;/蕃岳之任,以兼资



图一一 墓志拓本(1/3)

克处。布惠政于五陵，散仁风于七泽。恩共江汉俱流，位与风云并润。及其登三阶，列五鼎，身荣吐握，意尽阴阳。而处物公平，期心忠到。辩而不流，文而无史，慎密谦虚，廉清俭素。身不苟容，行无诡合。方成大厦之栋梁，广川之舟楫。陪问道之游，赞升中之礼。积善之庆无征，风烛之悲奄及。春秋七十，建德元年岁次壬辰五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薨于万年县天义里第。有诏赠并冀二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谥曰简礼也。粤/

以其年八月辛未朔二日壬申奄岁于石安县洪渎川之北原。百龄汲汲，万祀迢迢。幽明随古今成隔，陵谷与容范俱销。敬勒玄泉，贻之白日。其词曰/

山岳降灵，川原相属。肇基国相，兴家卿族。

载德重光，朱轮华毂。立言不朽，扬名世祿。

百其世祀，笃生夫子。玉润金贞，渊淳岳峙。

萧墙数仞，名驹千里。出孝求忠，惟臣

惟子。

立功立行,履仁居敬。位列三槐,宠光八命。

在军斯讨,察刑惟政。是曰乐天,终传余庆。

九原易远,一去三千。寂寞空帐,苍芒野田。/

送车余迹,赠剑长悬。松尘昼合,垆月宵圆。

坟将宿草,山属荒埏。清徽永戢,玄石空镌。

五、结语

咸阳底张镇北侧,咸阳国际机场周围,经历年发掘,可以确定为北周皇族及高等级贵族的埋葬区域。咸阳国际机场一期建设时,发现北周大将叱罗协、王德衡、若干云等墓葬20余座^[1]。扩建停机坪时发现北周宇文俭墓^[2]。一期扩建2号航站楼时发现宇文通等王族墓和权白女、乌六浑氏王妃墓^[3]。

该墓西距机场2公里,在该墓东北方向4公里处,为北周武帝孝陵^[4]。距该墓东5公里处的机场高速路基上,发现有北周郭生墓^[5]。这些墓葬的分布,都避开了西汉皇陵的埋葬区域。由此可以认定该区域是长安城附近唯一的一处北周大型墓地。

墓主独孤宾,原名高宾。据《周书》载,“祖暹,以魏太和初,自辽东归魏。官至安定郡守、卫尉卿。父季安,抚军将军、兖州刺史。宾少聪颖,有文武干用。仕东魏,历官至龙骧将军、谏议大夫、立义都督。同列有忌其能者,潜之于齐神武。宾惧及于难,大统六年,乃弃家属,间行归阙。太祖嘉之,授安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稍迁通直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大都督。世宗初,除咸阳郡守。政存简惠,甚得民和。世宗闻其能,赐田园于郡境。宾既羁旅归国,亲属在齐,常虑见疑,无以取信。乃于所赐田内,多时竹木,盛构堂宇,并凿池沼以环之,有终焉之志。朝廷以此知无贰焉。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赐姓独孤氏。”^[6]

《隋书·高颎传》载“高颎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蓊人也。父宾,背齐归周,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氏。及信被诛,妻子徙蜀。

文献皇后以宾父之故吏,每往来其家。宾后官至郢州刺史,及颎贵,赠礼部尚书、渤海公。”^[7]

由以上两段文献可知高宾家族世系以及有关背齐归周的史实。而在高宾墓志中,恰恰隐讳了这一点,可能与独孤信被杀有关系。另外,墓志中对其世系及后代只字未提,周书中“宾既羁旅归国,亲属在齐”可能就是原因。

那么,是谁安葬的高宾呢?我们似乎可以从其墓葬的位置上找到线索。高宾墓所处的位置东距咸阳机场2公里,在其西侧1.8公里处,有独孤信之子独孤藏之墓葬。在两墓之间还发现有2座北周墓,可惜无墓志出土,不能确定墓主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独孤家族墓地就在这一片,高宾墓就在其家族墓地范围之内。无疑,除了官方,独孤家族对高宾应是很关照的。包括高宾之子高颎后来为相隋朝,也与独孤家族有很大的关系。

北周墓葬中出土的瓷器并不多见,北周皇室提倡节俭,在其墓葬中极少见到。皇室以外的高官墓葬中却时有发现。高宾墓中出土的深腹青瓷碗,与王德衡墓和独孤藏墓出土的深腹青瓷碗形制、大小均相同。制作精美,工艺精细。其足部刮削打磨得非常规矩,显示出制作工序的严谨。可见,这不是一般家庭所拥有的物品,显示出墓主人身份、等级的显赫。

田野发掘:刘呆运 王仓西 赵宝良 许小平
郭选举 靳军
资料整理:王仓西 刘呆运
绘图:党晓婷 许小平
照相:张明惠 刘呆运
执笔:刘呆运

[1] 贫安志. 中国北周珍贵文物[M].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2.

[2] 刘呆运, 孙铁山. 北周宇文俭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1(3).

[3] 咸阳发现三座北周皇室墓葬[N]. 陕西日报, 2001-1-11.

[4] 张建林, 孙铁山, 刘呆运等. 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97(2).

[5] 马永赢, 王东. 北周郭生墓发掘简报[J]. 文博, 2009(5).

[6] 令狐德棻, 岑文本, 崔仁师. 周书: 列传第二九(第37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

[7] 魏征. 隋书: 高颎列传(第4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8.

北周独孤宾墓发掘简报



1. 北周独孤宾墓出土陶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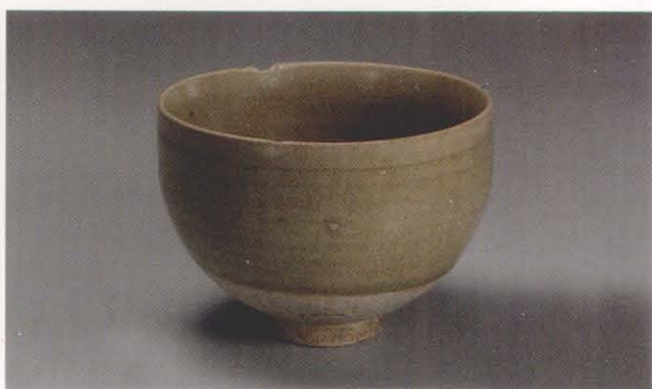
6. 风帽骑马击鼓俑(M10:10)



7. 风帽骑马击鼓俑(M10:12)



8. 青瓷杯(M10:4)



9. 青瓷碗(M10:6)